

活力的部落，培力的評鑑？原住民族部落 活力計畫現場的民族誌觀察*

林文玲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台灣原住民族部落在新自由主義與全球資本流動的衝擊、社會快速變遷、及個人主義興盛的社會脈動中，傳統部落文化日益空洞，部落集體支持系統亦逐漸式微。有鑑於此，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12年開始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期望透過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共做、共食、共享與共榮的互助方式，凝聚部落成員的力量，維持部落生存的穩定。為了確實掌握各活力部落計畫執行狀況，該計畫設置了期中訪視與期末在地評鑑會議，以督導及考核計畫實施的成效。期中訪視與期末評鑑機制在於引導、指認部落活化的基底與架構，以及永續經營的願景。本文以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的幾次期末評鑑會議為場域，試著從人為中心的會議探討方式稍微偏移，一方面循著客體、環境、地方、身體以及物質的主動性視角及其所顯露的軌跡，與其他實體的關係樣態，所組成的「物的議會」，進行觀察、描述與討論。再一方面本文也將透過物的發言，去覺察並辨識在評鑑會議中起著情動之各式各樣的物及其動態生成，以及它們如何滲透以人為中心視角的評鑑會議，對會議的形式、界線與內涵造成影響。

關鍵詞：部落活力計畫，評鑑會議，物的議會，超越人類的視角，異質組裝

投稿日期：2020年2月24日 接受出刊日期：2020年9月30日

*謝辭：本文構想以及內容發展，多方得力於「會議工作坊」召集人呂欣怡、容邵武、郭佩宜、許澣文與蔡友月的腦力激盪及意見回饋；以及邱韻芳百忙之中為我釐清諸多背景資訊，感謝你們。匿名審查人的批評與提問，促使本文修訂更為清楚與完備，在此一併致上最高謝意。

一、前言

當前人類學界對於會議（meeting）的討論及研究有逐漸升溫的趨勢，並透過會議的形式、內容、集會、動員等議題進行多方剖析，從中擴大會議的意指與內涵（Sandler and Thedvall, eds. 2017 ; Brown et al., eds. 2017）。¹會議不僅只是一處事前被指定的匯集／聚空間，同時也是一種聚合、組織的方式（Brown et al. 2017 : 11）：將出席的各方人士聚集在一起，讓某些重要的行政、監督以及協作行動通過它（會議作為場合、管道，組織、連結多樣化的活動）而達成。會議的實施時常被設想為能夠讓人、事、物以及想法進行抒發、攻防、釐清、協商或尋求共識的場合。會議因此也是校準及協商不同觀點的空間。就此意義，會議是一種基底也是一些管道與介面（如Larkin對基礎設施的描繪）。²這些管道與介面也是中介之場域，提供人、事、物以及想法隨著尺度的轉換而彼此遭逢，發生影響或被影響，進而導出某些結果。

會議的組織作為（organizing），能夠去區分與連結專家或政府官員不同形式的知識、社會及物質脈絡（Yarrow 2017 : 95）。藉助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動態視角，會議的組織作為是生發、坐落於有著不同行動能力的人與物組裝為網絡的場域當中。³空間、場域以及組織作為在過往對於會議的民族誌研究中較少被注意，卻是理解當代生活與日常脈絡無所不在的活動：會議的重要節點及途徑。雖然，關於會議的學術探研較之以往已更為多元，不少學者以人的聚集及其言語／媒介和人為製作的宣傳物件、標語或象徵符號等為分析的對象，也有學者專注會議所帶出的物質性議題。不過對於會議的組織作為與物質性的更為深入的學術分析，或者就會議空間、氛圍，以及所具有之多重感官現象（a multi-sensory phenomenon）的進一步闡述則並不多見（Joy and Sherry 2003）。

1 Meeting有會見、會面、會議、集會、聚合、匯聚等意思，本文以「會議」一詞的會面、討論、論事等意涵作為meeting的中文翻譯。

2 Larkin發表於2013年關於基礎設施的經典大作*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3 行動者網絡理論著重人與非人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異質組裝所形成的網絡。

本文將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自2012年開始推動的「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的期末評鑑活動為對象，進行探討。「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是原民會因應台灣原住民族部落，在資本主義與全球化高張的當代社會情境，族群文化及傳統結構與價值遭遇巨大衝擊而提出。部落活力計畫前身「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實施計畫」是原民會2005年為配合行政院「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所提送的方案。前項計畫2006年開始至2009年結束，原民會續推「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實施計畫」直到2011年。⁴部落活力計畫或部落永續發展計畫雖然名稱不同，卻都是以原住民族部落為單位和基底，希望透過公部門計畫的推動，以健全部落組織的自主運作及整體轉型，盤點部落發展的資源條件與環境特性，及創造部落新的就業機會與生活條件。

「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標舉的目標計有：（一）落實部落會議組織，奠定原住民族自治基礎。（二）復振部落傳統文化，凝聚文化主體認同。（三）發展部落經濟產業，促進部落就業機會。（四）營造民族生活環境，建構部落安全場域。（五）回復共工共耕文化，減少貨幣依賴。（六）強化生活照顧功能，推動健康部落生活。這六項目標涵蓋部落生活的重要面向，並指出計畫的核心價值：透過原住民族自主以及集體的共做、共食、共享及共榮的互助行動，活化社群組織及其動能。此項透過公部門的政策推動，活化部落的組織與連結的紮根計畫，是一項具備社會性基礎設施的作為。⁵它意圖成為支撐部落的隱蔽基底，讓部落發展工作真正落實在日常實踐與經驗當中，創造部落永續發展的機會，以逐步降低部落對政府或外在資源的依賴。⁶

4 以原住民族取代原住民，尊重原住民族的自我界定及文化認同，凸顯多元而有差異的台灣原住民族群。

5 基礎設施作為某種隱蔽的基底，支撐社會與人們日常生活運行，有其物質性的條件與效應，並且與社會形構之間有著緊密關係（林文玲 2017：1）。教育，科技，醫療衛生，體育及文化等社會事業屬公共基礎設施的重要環節，亦即所謂的社會性基礎設施。

6 參考106年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公告事項（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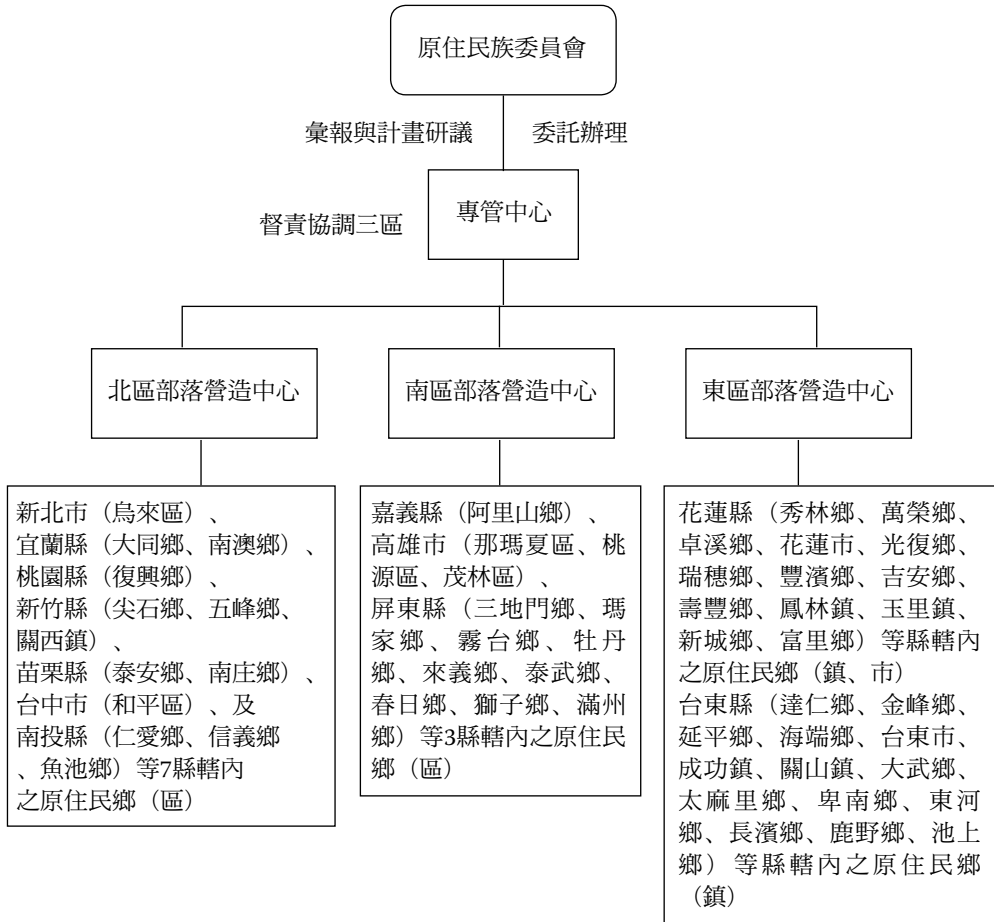


圖1 工作關係架構

林文玲製圖

部落活力計畫的執行是透過政府機構，民間團體以及部落和它們各自的組織和行動者，共構階層化的工作關係來落實。行政部門的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出部落活力計畫，經由招標程序隨後委由非政府組織的民間社團實際執行。包攬計畫的非政府組織成立專管中心統籌各項行政事務，並督責協調其下北區、南區與東區三個部落營造中心（請參考圖1）。本文聚焦的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即是由各區營造中心負責安排，並與部落聯繫，敲定外部委員，確定時間地點以及活動流程。期末評鑑的結果將量化為等第和分數，關係著受訪視部落能否賡續辦理下年度計畫（請參考圖2）。由此看來，期末評鑑隸屬部落活力計畫這項來自公部門推動的社會性基礎設施的一個重要環

節。評鑑活動同時也是一項權力機制，隨著社會性基礎建設的佈建，展現國家、政府對原住民族部落的政治、社會與經濟之多重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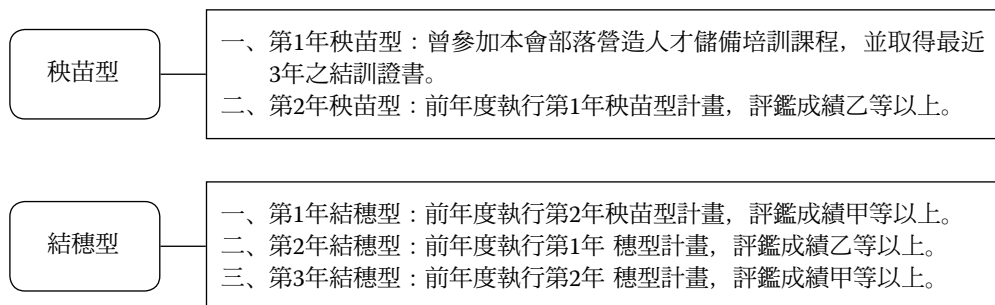


圖2 計畫申請條件

林文玲製圖

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活動實際上由幾方人馬共同組成，於約定日程一起前往受評部落，進行實地訪視。實地訪視內容包括書面資料審閱，行政配合度評核，並透過面對面的言語行為：執行單位報告，評鑑委員提問、意見回饋，以及綜合座談溝通、交換彼此的意見與想法（請參考圖3）。期末評鑑活動一方面具備各方人員的會合、事先被指定的地點、口頭報告、書面資料審閱、實地訪視、意見表述、表格填具以及面對面交流等內容。再一方面通過期末評鑑活動意圖去完備的是部落活力計畫的行政、監督以及協作幾項工作任務。以此而言，「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活動，相當是一種人事物的匯集／聚，以及意見交流的會議現場。基於這樣的理由，下文對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活動」將以「會議」一詞作為表述。由於部落活力計畫實施的場域是部落當地，並訴求部落族人的參與及培力。因此，評鑑會議的實施要求與會者移動身體前往部落所在，並且需要會議出席人員多方覺察部落所提計畫之標的，所涵蓋的客體、環境、地方、身體以及物質形跡與狀態。如此才能夠確切掌握、評估個別計畫的運作情形與執行成效。

內容	時間	備註
主持人致詞及相關人員介紹	5分鐘	由原民會核派主持人
活力計畫工作團隊報告	15分鐘	
查閱相關書面資料	20分鐘	
實地查訪	40分鐘	
綜合座談（含問題澄清）	20分鐘	

圖3 期中訪視與期末訪視流程

林文玲製圖

綜上所述，本文以「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為研究場域，聚焦作者於2016至2018年間，擔任「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委員的幾次參與及觀察。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委員的產生，首先由承接計畫的專管中心，在他們所建構的專家學者的資料庫名單中，考量每一場次評鑑會議所需的環境生態、產業行銷以及社會文化等不同專業人才進行組合，然後向委員詢問日期、意願，進而邀約形成。⁷期末評鑑會議的外部委員，通常由三位不同背景的專業人士組成。評鑑當天，來自不同地方的委員集合之後，隨即由北區、東區或南區部落營造中心工作人員接應，而後依照事先排定的行程，展開評鑑之各項活動及事務執行。

誠如一位部落活力計畫營造員所指出，部落活力計畫的擬定在於找出源自於部落而又具備特色的「亮點」。這個亮點會是傳統以來與族人的社會連帶及日常互動緊密相連的事物或場域。立足在這樣具族群文化重要性的「過去」，並將它活化起來，是一種面向未來的希望，也將能夠讓部落族人動員起來，一起攜手參與的部落營造工程。這樣一種希望工程根植的社會文化基底，以及共享的信念及價值，是讓部落一起動起來的重要機制。本文呼應這位營造員關於部落活力營造的深刻見解，文章內容將朝著三個各具特色的「亮點」依序移動：H部落的菜園花園化，T部落的舊社遺址再現，以及M部落的復振傳統歌謠文化。⁸

7 整理自專管中心工作人員的談話。

8 本文所提及的部落皆以化名表述。

二、會議中的客體、地方與物質：參與、行動與說話

Jen Sandler等人從Brian Larkin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一文獲得靈感，提議從基礎設施的視角去認識「會議」。他們將「基礎設施」視為一種系統，有其結構並能夠讓人、事、物、想法、工具、文件等藉由它而進行流通 (Sandler and Thedvall 2017 : 14)。Sandler等人對會議的這項理解顯然來自於Larkin討論基礎設施的兩層分辨，一是基礎設施是「創造其他客體／對象 (object) 得以運行的基底物件」，而基礎設施本身也是「事物 (thing) 之間的關係」 (Larkin 2013 : 329)。引申來看，「基礎設施」意涵的「會議」因此，有其物件 (thing) 的部分並且蘊含著 (各種) 關係 (relation) 的向度。

從物件或物質的角度來看，會議是匯集的空間也是匯集的方式，而匯集的動態表現是一種組織作為。會議所匯集的如若不僅止於人，還有物的話，那麼它的組織現象將是一種「社會與物質的纏繞」 (sociomaterial)。換句話說，每個組織作為是與物質性 (materiality) 彼此鑲嵌、完全纏繞在一起，這讓我們需要去留意會議中的物，以及這些物的作用，形成環境之氛圍以及它可能的影響。

Bruno Latour (1993) 在他的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我們從未現代過》的最後章節，提出「物的議會」 (parliament of things) 這一新型態政治構想，希望的就是讓各種各樣的物能夠不經由專家 (譬如代議政治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的) 代言，或者只能透過「被呈現」 (再現) (representation) 來進行「發言」、顯露其身影。Latour的用意在於將物納入，從物的角度看世界，削減以人為中心的觀看、思維或理解世界時所遭遇的屏障。開啟物的視角，將各種有機物或無機物，人造物或技術物，自然或環境帶進，以其來認識並詮釋世界的場域，讓原本噤聲不語的物能夠開始講話。然而，物不說話的，不是嗎？

「物的不說話」有其原因。在社會科學以及人文科學當中，一直存在著一項隱含的設想，即是將行動 (action) 與行為 (behavior) 給予區分，並且

認為人類通常是有意識地行動，而物質（materials）和物（things）則根據可預測的結構與化學特性來行為（參考Anscombe 1957；Latour 2005：61）。如此之構念影射了人與物之間有著一種本體論上的二分，也就是人的行動總烙印著目標導向的藍圖，而物質與物則多是對外部刺激的無理性、沒有思想成分的非人性（brute）物理反應（參考Stout 2005）。物被理解為沒有思想也無理性，對外部的刺激產生可預期的反應，這與說話及語言所立基的交流、溝通、學習、維護及運用有絕對性的差別。就此而言，物沒有「說話」能力也不具備語言系統。

物雖然沒有類似人類的語言系統以及說話的方式。然而，物卻是構成人類每日生活的基本。物的介入改變著人們的感知、表達、說話的方式以及社會生活及行為模式，構成了當代人類生活「社會與物質纏繞」的現象，這說明了物有其重要性。物也時常從人類的活動或事件當中，表達它的存在以及彰顯著它的作用。因此有需要回看物及其存在，以及知道它在「說」些什麼。為了讓人之外的其他東西譬如物可以浮現出來，首先需要去化解「積極的人性與被動的自然」這項二元制約，進而去察覺「行動者」更為寬闊的意涵。再者需要去克服如何從物的角度進行發言這件事（Ramond 2016：30）。然而，要發展物的認識論及其視角，就必須去對抗兩種根深蒂固的見解：物是被動的，物會靜音（同上引：31）。針對物不說話這件事，Latour暗暗指出：也不是所有人都很健談，許多人並不愛講話，不少人缺乏說話的管道，更有人不知道要如何去表達自己。正因為如此才有民意代表、代議士、報導者、甚至小說家以及紀實類的文字或影音創作，或者人類學的民族誌書寫（總在不斷想方設法去呈現、呈述其研究對象或社群）。

Latour的意思是說，人跟物一樣，通常不是自我發言而是「被呈現」（再現）的，多半是通過他們的中間人，他們的「發言人」來表達自己或進行發言。然而，人跟物應該不全然一樣？確切來說，物是「不說話」的，面對不說話的物，我們要怎麼成為物（們）的「發言人」？或者到底有什麼方式能夠讓物發出講話聲？Latour給出他的關鍵破解法，他說一位代議政治的發言人與他所代表的民眾並不是說著同樣的話。一位稱職的民意代表，常常需要將他所服務的選民摻雜著憤怒、不滿，有時顯得雜亂無章的言論話語，

將它變的更「有形狀」(put into shape)；甚至有時候是將充滿矛盾的言論內容變得清晰、連貫有邏輯，讓人易於理解並能夠有後續討論、交流的可能(參考Latour 1993)。「民眾透過代議士而發言」使得「發言人代言不說話的物」這件事或許就不會那麼突兀或難以為人所接受？

歸結來說，Latour的「自然政治」(politics of nature)與「物的議會」所做的闡明以及提舉的訴求在於，物與人可以通過他們各自的發言人之中介，以這種方式一起說話。然而，要讓人與物一起說話其實還有一項前置工作需要處理，就是必須去拆解諸如結構／能動，自然／文化以及思想／物質之類的二元論。這些二元分劃與對立所形成的體制遍布諸多領域，有著深遠的影響。一般來說，二元論的作用常常以犧牲另一方的利益來成就二元對立的這一方(Derrida 1998)，並且通常都是用來維護某個階級、性別、性、種族之權力或特權。因此，藉助某種二元對立之操作，在建立父權體制、殖民主義、同性戀恐懼症、以及階級或種姓制度時，為人們提供了認知與情感上的前提要素。進一步來說，人與自然或與物的「分裂」是來自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這樣一種構造世界的方式，通過這項人與自然／物的二分思維對自然的開發及利用，造成今日生態危機以及氣候變遷的棘手問題。

為了去和解、調解人與物之間的隔閡與對立(「積極的人性與被動的自然」是最具代表性的說法)，許多學者認為有必要去削弱分裂他們的概念對立，其中最重要的是「主體」(subject)與「客體」(object)，「主動」(active)與「被動」(passive)之間的對立(Ramond 2016: 33)。

「主體」或「客體」的二分對Latour而言並不真正存在，他以傀儡大師以及傀儡戲偶作為比喻，來說明他的觀念構想中並不存在任何只是「主體」的「主體」，或者只是「客體」的「客體」，但是存在著「準主體」(quasi-subjects)以及「準客體」(quasi-objects)。Latour以傀儡戲來闡述他的想法，傀儡大師應是依據他手上傀儡的大小，重量，形狀，習慣，表情以及相對容易向一個方向或另一個方向移動，來調整他講故事以及他的表演。Latour還說，傀儡大師的傀儡經常激勵它的主人，彷彿它是一個「演員」，又好比是它在引導著傀儡大師的手一樣。據此延伸，Latour意涵的「準客體」與「準主體」則「既非客體、也非主體、也非兩者的混合」(Latour

1992 : 282)。⁹

通過「準客體」以及「準主體」的構念方式，人與物之間的差異將不再是不可逾越 (Ramond 2016 : 33)，他們有了相互聚首的可能，並且能夠通過各自發言人的中介而一起說話。演繹了傀儡大師與傀儡之間的互動關係之後，Latour得出另一個結論：人們不能說傀儡主人是一個「活躍的主體」(active subject)，而傀儡本身是一個「被動的客體」(passive object)。以一般被名為客體的傀儡為例，它並不是中性的，因著它的物質特性，有時它利於某項搬演行動，有時它卻可能是行動的障礙。換言之，它參與行為。因此，如傀儡這樣的客體也是一種「行動者」(參考Latour 1996 : 237)。至此，Latour重新定義了「行動」(action)以及「言語」，提出「物的議會」，讓物有其發言席，也讓人們可以在新型政治型態的框架內與物有一種對稱關係 (symmetric)。

在這項新型態政治框架裡，對於「關係性」(relationality)的理解、連結及動態，有了新的向度及想像可能。以往用來解釋社會事務與過程的結構、系統或機制 (mechanisms) 被轉移為對事件 (events)、活動 (activities) 與互動 (interactions) 的微觀政治探析 (Fox and Alldred 2018 : 315)。而「社會」與「自然」元素所聯繫到各種各樣的力道／量 (forces)，產生的情動 (affect)，¹⁰從物理相互作用，到生物過程，到社會遭遇，再到思想，慾望，情感和記憶 (Braidotti 2000 : 159 ; DeLanda 2006 : 5)，將隨著探析尺度的挪移，而有所變化或以不同方式重新組裝。微觀尺度中的政治力道／量，源自於物質於事件中的相互作用 (譬如環境、空間或氛圍因陽光、空氣、天候、空間動力、身體動作之聚合與變動) (Fox and

9 對Latour來說，沒有純粹的主觀或客觀立場，或者純粹的主動或被動，有的只是客觀性 (objectivity) 與主觀性 (subjectivity)，主動性 (activity) 與被動性 (passivity) 的混合 (Ramond 2016 : 33)。

10 不少當代物質主義論者以去主體的「情動」(affect，有「情感」、「情態」、「情狀」多種譯法) 取代 (人的主體性濃厚之) 能動性 (agency)，以實現諸如「自然」與「社會」的和解與協作。並以此凸顯無論是人或非人，有生命 (animate) 或無生命 (inanimate) (DeLanda 2006 : 4 ; Mulcahy 2012 : 10 ; Youdell and Armstrong 2011 : 145)，都具有「情動／影響以及受情動／影響的能力 (Deleuze and Guattari 1988 : 127-128)。

Allred 2018 : 318) , 權力 (power) 在此被設想為一股不斷變動的力道／量與情動的暫時性的聚合。有鑑於非人因素時常作為瞬態關係網絡中社會生產的貢獻者，社會科學領域專家的任務不再只是去描述和解釋「社會力量」；反而需要對來自物理，生物，經濟，符號和其他「領域」的一系列異質元素之組裝，以及如何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社會聚合提出解釋 (Latour 2005 : 5-6) 。

本文以會議以及它的匯聚為主題，試著從人為中心的眼界偏移，循著客體、地方以及物質的主動性視角，所顯露的軌跡，與其他實體的關係樣態，覺察並辨識會議中起著情動之各式各樣的物（們）之聚合／解聚aggregation/dis-aggregation (Deleuze and Guattari 1984 : 286-288) : 一種「物的議會」現象。再一方面本文也將從不同尺度著手，試著去描述「內在」於會議的動態關係如何與空間，時間，組織構造以及社會此些「外部」脈絡組織產生關聯。這脈絡組織或許可以推展到環境，將環境納入，使之成為會議匯聚的影響要素，以建立人與非人（物質）之間的連續體 (Braidotti 2006 : 41 ; 2013 : 104) , 讓涵蓋物及物質性的新型態政治構框 (framing) 能夠出現。

承上所述，本文立基於作者擔任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委員的幾次參與觀察，文中論點及問題意識的鋪展則將循著評鑑活動匯集／聚人事物的組織作為，以及各計畫亮點所涉及的客體、環境、地方、身體以及物質的線索、軌跡而逐步展開。具體來說，阿美族H部落的計畫目標的菜園花園化，其中位於地表的菜園、水池、垂直立面的爬藤植物、樹木，及形成的綠帶，其所在環境以及形成之氛圍 (ambient) , 匯聚著人、物、物質、光線、雨水及天候等主體與類主體，彼此連動產生效應，渲染著會場的調性，影響在場人們的感知、感受及思維、判斷。T部落的排灣族舊社遺址再現，舊社具歷史縱深的地方性扮演關鍵性角色，亦即地方的能動性以及它所含納的事物，在實地查訪的腳步行動中，不斷觸發新的組織作為，並帶出深度時間，緩解甚而抵銷會議的現代性時間體制，及其加諸於人的感知與體驗上的規範與束縛。M部落以復振阿美族傳統歌謠文化為部落活力計畫的亮點，吟唱團老人家的身上，承受、感知、轉化著族群的歷史經驗以及集體情感，舞出的感性共享空間是一處中介生發之所在，在此意義發生了變化、力量產生了重新定向。

三、前往部落活力計畫的現場

由筆直而尋常的大馬路以垂直角度轉進一條小路，沿著這條路徑前行、車窗外接二連三映入眼簾的盡是高低層疊的一片綠意。車上的委員與工作人員只要稍微將視線向左方偏移，隨即可以瞥見有著原住民圖樣裝飾的遮陽避雨小廊道，上面寫著「部落涼亭」的地方。再往前行駛則有個綠綠的小池塘，池水旁有一個樣子類似廊道，入口上方標示這一區塊是「野菜園區」。經過野菜園區車速緩緩地來到更小的彎路上，轉了幾回終於到達本次「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的其中一個會議地點：位於花蓮市舊工業區邊緣的H部落。

昔稱大本或托瓦本（Tuwapun）的H部落是花蓮市唯一靠海的原住民聚落，也是唯一沒有漢人居住的部落。Tuwapun意為「湖潭很深、很寬」之意（張文良 2017），也有「容易淹水地方」的意思。¹¹此地原先居住的是撒奇萊雅族人，日治時期日本人在其附近建港，限縮了族人的生活空間以及部落的範圍。而此地又屬沼澤地，常有水患，不少當時的族人遷離此地。現今的H部落是一個由42戶、人口數155人所組成的小型聚落，其中有5戶的撒奇萊雅族人是日治時期以來的住戶，新遷入的住戶多半來自花蓮縣光復鄉的阿美族人（整理自《原住民族委員會107年度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手冊》）。

落戶定居於此的阿美族人原本以漁業為生，卻因周圍生活環境有了港口的建造、鉛業工廠、特殊煉廠，以及後來的台肥與台泥等工廠而造成許多變遷。漁業生計沒落，年輕族人往外發展、找尋工作機會，部落裡多為老人與小孩。H部落所在的環境雖然大幅變動，不過部落本身位處城市邊緣，生活機能不盡理想，沒有被整併進入都市開發的版圖，因而得以保留原先的人口組成，以及既有共工共耕的文化機制（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8）。因此，當原民會拋出活化社群組織與連結的部落營造計畫之徵求，H部落族人評估自身現況，思索部落共營生活與生計的基礎，提出了都

11 引自當地族人的說法。

市菜園的構想。¹²在都會區域種植無毒野菜並將它花園化，意圖結合環境、生態永續的當代思維，擘劃部落發展之願景（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8）。正如H部落的計畫摘要所示，這是一項透過農耕文化，復振傳統社會組織，活化部落動能的家園營造計畫，其目標是鋪設一條讓出外討生活、浪跡各地的部落年輕人，能夠回到家鄉來工作的轉型新出路（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8）。

H部落自2011年申請通過「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歷經兩年「秧苗型」到「結穗型」計畫的執行（請參考圖2），以（一）建置及培育部落自治組織、（二）營造民族生活環境、（三）發展部落經濟產業、（四）復振共工共耕文化四個面向，做為部落營造目標。¹³計畫主管機關的原民會委託承辦單位某社團法人成立專管中心，其下有北、東、南三區部落營造中心。H部落活力計畫是由東區營造中心負責監管。為了確實瞭解部落活力計畫執行狀況，各地區承辦單位依部落計畫屬性邀集不同專業之專家學者組成諮詢輔導小組，以專家學者認養部落的陪伴機制，對「對部落體質〔進行〕診斷、引導，〔以〕持續性的討論、訓練、評估與監督」，讓部落透過活力計畫「調整腳步與學習方向」（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2015b）。此外，「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亦設置有期中訪視以及期末評鑑兩關卡，以檢核、掌握部落推動計畫的實際成效，評估其下一個年度計畫執行的利弊條件（請參考圖2），並從中提出未來各別活力部落輔導以及發展之參考（整理自《原住民族委員會107年度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手冊》）。H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由東區營造中心籌辦，中心工作人員確認受訪部落的會議時間與場地，敲定訪視委員名單，安排來自各地的委員於同一時間集合，並一起前往即將接受評鑑的計畫執行部落。

12 都市菜園奠定規模之後，H部落後續提出「菜園花園化」的計畫新目標。

13 H部落當年度執行結穗型部落的第一年，依照規定結穗型部落除須執行「建置及培育部落自治組織」及「營造民族生活環境」項目，得依部落願景及發展特色，擇定其他補助項目至少一項辦理。「發展部落經濟產業」以及「復振共工共耕文化」是計畫執行部落自行擇定的兩項目標（引自《原住民族委員會107年度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手冊》）。

前述驅車前往H部落的一行人，正是某次期末評鑑會議的委員及承辦單位的工作人員。我們（評鑑委員、行政部門代表與承辦單位人員）是在一個看似即將大雷雨的午後來到這處「事前指定的匯集空間」（Brown et al. 2017：11）：H部落教會。前進到會場所在的路徑正遍布著綠意，讓悶熱的天氣有了可以呼吸的感覺。下了接駁車，評鑑委員與等候著的部落計畫執行人員以及幾位在地族人聚首、寒暄一番，在舒緩的情狀之下淺嚐在地種植的草本茶之後，立即感受到降溫的功效。接著氣氛一變，評鑑會議照表操課、正式展開。

H部落活力計畫營造員是一位女士，她略顯緊張的打開筆電上的PowerPoint，雖然並不熟捻「簡報」類型的講話方式以及ppt這項表達工具，卻能夠漸入佳境稱職地報告了計畫執行的情形，並提出明確的自我評估。接著評鑑委員的詢問剛好雷雨轟隆作響，雨點此起彼落強勁地打在屋頂、牆壁及路面上，毫不客氣地將委員（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發言聲響給吞沒。最後會議結束雨也停了，走出稍顯昏暗的會議室，外頭涼風吹拂，天空顯得清澈而明朗。事後我對這場評鑑會議的印象多半來自於一種氛圍式的看（ambient vision），¹⁴能夠記起的事物大多圍繞著會場的環境、周遭以及激烈天氣，會議中的交談內容則不復記憶，會議進行的方式，填寫的意見與評分，因為與那幾天的其他評鑑場次混淆在一起，也益發顯得難以辨識。

透過回想逐漸浮現的H部落評鑑會議場景，提點了「會議」中共同在場的不僅止於人，還須將物，各種物包括進來。譬如會場所在、空間、布局、陳設，乃至於形塑或者影響著「會議」的氛圍，以及影響著氛圍的溫度、陽光、空氣、雨水、山、溪流，或者雕塑、圖畫、工具的人造物件和技術物件等。這些會議中的物以及它們的匯聚不常被提及或深入追究，卻在我下面章節所要討論的「會議」場景當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分量。

14 「氛圍式的看」，意指人們環顧四週時所觸動、引發的感知。

四、從「物的議會」領受生機盎然的菜園綠帶

回到H部落的期末會議，來自各地有著不同專業背景的三位外部評鑑委員，由計畫承接單位聯絡、接送、一起驅車前往會場。路途上，委員們閱讀有關將要受評鑑部落的現況以及計畫執行進展的簡報，此時某種形式的前導會／匯聚即已展開。去到會場沿路的一草一木埋伏醞釀著H部落活力計畫「菜園花園化」的主題情狀。「菜園花園化」此項主軸與核心，藉由ANT提供的洞見，將會議視為能夠把不同行動能力的人與物組裝為網絡／場域，從而對它進行檢視。¹⁵在這個網絡／場域之中組裝、聯繫起來的物，涵蓋著經常被視為被動的物質、地方／場所以及客體的綠帶、生態池、園藝、造景、野菜，以及天氣徵候、雷電、雨水等。評鑑活動當日的天氣徵候提前揭露了本次會議之氛圍及其變化的戲劇性轉折。會議及其所在的氛圍可能來自沿途環境、花早樹木、氣象天候、空間分布、設備狀態以及物件的配置等。這些應該也是會議中的諸多匯聚之一。

會議所匯聚的人事物當中，通常只有人會被視為參與者，並且是可以自行發言的行動主體。會場裡的「其他」譬如事件與物或陽光、雨水、樹木等一般不被視為會議中的一環，或者，也不對會議的進行產生什麼影響。不過，一直以來在人類學研究與著作當中，被忽略或邊緣化的這些「其他」（Lien and Pálsson 2019），狀似被動而靜默不語，如今研究者意識到它有其能動與主動性。這些「其他」的浮出會不時攪擾、影響它所在或捲入的網絡、場域，並轉換著網絡、場域的環境、脈絡、力場及其狀態與氛圍。這或許可以說明大家參加會議時常常經歷的一種情況：進到聚集著人們的某個空間，立即感受到某種情緒的積極印象。進到會議的現場，是進到一個物理空間也是進到空間所在的氛圍與情狀。而對氛圍的感知來自於人們環顧其所處

15 楊弘任2017年發表於《臺灣人類學刊》的〈「養水種電」的行動者網絡分析：地方政府、光電廠商與在地農漁民〉一文，藉由行動者網絡理論，梳理太陽光能、基礎設施以及異質治理的交織及互動，提出精闢的分析。人類學者李宜澤2012年〈漂浮的技術地景：台灣生質能源計畫的技術選擇與規模的三重邊界〉亦是運用ANT探討生質能源所坐落的多重場域技術地景。

空間的四周而獲致。空間中刻意或非刻意安排的物件在人們「氛圍式的看」的當下，留下它的印記或形跡。

H部落教會是部落族人日常集會的場所，並運用做為本次評鑑會議的空間。包覆著教會／聚會所與聚落住居的外圍空地，以及近年來透過規劃而逐漸成形的綠化環境，即是H部落營造的重點項目。族人以「復振共工共耕文化」作為部落活力計劃的標的，圍繞耕作文化的園藝造景以及野菜栽種，成為計劃執行成效的關鍵指標，也是本次評鑑會議及參訪的核心重點。評鑑委員的工作與任務則是聆聽執行單位營造員簡報計畫執行狀況、查閱相關書面資料、野菜園的實地訪視、提出意見回饋給受評部落，及最後分項給予評分（請參考表1）。會議活動與內容如表列時間一一展開（請參考圖3），計劃執行單位以及委員各就各位、進入這項時間規劃當中、扮演自身角色並需要有效率地完成不同工作分派、推動會議的進行，以及完備會議召開目的。

表1 期末訪視項目與配分

期末訪視面向	期末訪視項目	配分
1. 行政	1-1 提案組織對計畫的支持度 (1) 定期舉行會議解決計畫執行的問題 (2) 提供非計畫內資源使計畫推動更順利 1-2 專業計畫執行與管控能力 (1) 依照工作期程完成工作 (2) 有推舉營造員與臨時人力遴選機制 (3) 執行過程皆有相關工作記錄並妥善保存 1-3 營造員與臨時人員出缺勤、工作報表與服務紀錄的管理 (1) 上述人員確實簽到或打（刷）卡 (2) 專人管理人員出勤表 (3) 監督機制正常運作 (4) 上述人員工作日誌登載 (5) 確實辦理上述人員的勞健保與相關保險 1-4 財務規劃與專款運用的合理性 (1) 計畫經費專人管理 (2) 專款專用 (3) 有紀錄可查 1-5 訂定財產管理辦法並定期進行財產清點 (1) 有完整的財產清冊 (2) 定期的清點記錄	20

期末訪視面向	期末訪視項目	配分
2. 業務	2-1 計畫內容符合部落需求 (1) 能具體分析計畫內容與部落需求之間的關係 (2) 計畫執行前後對部落產生了良性的改變 2-2 計畫對部落營造人才培力成果 (1) 培力課程符合計畫目標 (2) 培力人數達到預定目標的80%以上 2-3 計畫推動的績效對部落發展的增值性 (1) 服務範圍或面向的增加 (2) 部落形象與知名度提升 2-4 計畫推動增進了部落的公共福祉 (1) 辦理活動的居民回饋 (如滿意度) (2) 強化部落內部的支持系統	30
3. 居民參與	3-1 定期召開相關會議以及凝聚組織或部落共識 3-2 組成經營管理組織、有自主性組織或班隊 3-3 居民有配合意願、自發性協同推動 3-4 與其他團體結合情形	35
4. 永續發展與未來效益	4-1 直接受惠的居民戶數、人數 4-2 與各類外部資源連結情形 4-3 可持續性發展機制之建立 (1) 延續之可能與具體計畫 (2) 延續計畫之廣度與深度	15

林文玲製表

H部落「復振共工共耕文化」計畫，是運用並整理道路周邊的公共空間，以及生態池周圍的土地種植野菜。另外考量整體景觀以及種植成效，當年度計畫重點是為擴大生態池邊的野菜區，將之改造搭建棚架成為瓜類園區，以達美化環境的效果。總結來說「野菜園區花園化」是H部落評鑑會議被指定需要給予聚焦、審視的物件。然而，如何對「野菜園區花園化」此項關鍵物進行訪視評鑑，與之「交談」並進行「問答」？

從時間的尺度切入，植物中的野菜與人之間的差異頗為巨大。人類平均壽命目前約為七、八十年，而植物則端視品種動輒幾百上千歲，而野菜的生命週期相形之下顯得短暫。對前述各種生命或其週期的覺察，是無法在會議所規畫的時間內發生。若從節奏的視角來看，人長得快植物慢，或者應該這麼說：人總是難以覺察植物的生長，更別說在短暫會議停留時間可以去知覺栽種的成效。因此，菜園的栽種成果大部分是透過本計畫營造員的簡報，展示不同時間點的照片紀錄，讓評鑑委員可以稍稍知道菜園區的奇妙變化，以

及野菜們的茁壯生長。透過照片記錄所傳達的訊息簡約而直接，與巡迴菜園區實地走一遭所感受得到的有所不同。照片影像的媒介將時間的延續以及這之間植栽的變化做了節點註記（類似縮時攝影的效果），讓人們可以從中去理解並知覺作物的生長狀況。進一步來說，紀錄植物生長的照片連上筆記型電腦而播放出來的視覺影像，提供了一種Leonard Cohen在Anthem（1992）詩歌中所描繪的，「一切皆有裂隙／這就是光線進入的方式」（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¹⁶這樣一種裂隙讓原本留在陰影中、難以被聽聞的植物透出光線，述說了自己的情境與狀態。

從植物本身這端延伸體察，生態池邊分布著幾個菜園，被良好規劃及管理的菜園上有著不同品種的野菜。這些野菜就著地表、地形鋪展它們形態各異的綠衣。野菜園邊的瓜類棚架，原本為了遮陰而搭設建造，卻在它順著立面棚架向光延展的變化中，構造出豐富的環境景觀。瓜棚站立的傾斜度也使得所在環境，增添了空間的層次感及其多樣肌理，而棚架疏密不一的間隙，讓光照強弱及角度之偏移，幻化著環境的氛圍。野菜以及爬藤瓜類是藉由活力計畫的推行，在族人就種地的位置、大小與方位進行周詳的考量及規劃之下，有組織地栽種起來。¹⁷野菜園及瓜類爬藤形構了H部落菜園的樣貌，而野菜與瓜類兩者的生命活力，則將菜園點化成為花園。

野菜以及爬藤瓜類的生命力，不言而喻來自於植物探測水源的強大能力，以及截取、利用日光，辨識其質量以利光合作用進行，轉化成為其生長的能量所需。植物所呈現的這些為人所熟知的特有生命力（量）：捕捉光線、遠離危難、尋求支撐（如攀緣植物），所產生的移動確實難以透過人的瞬時眼睛作用給予捕捉、接收其訊息，卻是其活力樣態的最好表達。這樣的活力嶄露也表現在如何處理以及轉化此地區鄰近工業區而來的水質、土壤的種種可能危害的因子。由於植物自身的「綠色分析室」能去辨認剖析何者為有益，或者何者為有害的微量化學物質，進而選擇去攝取或避而遠之。

16 Crack意指有藥癮，受到藥物控制的人。Cohen亦藉由歌詞表達，不完美是人間常態，每條縫隙透出的都是人性的光芒。

17 整理自營造員的口頭簡報內容。

在此，本文意圖跟進人文社會學界正在經歷的「地質轉向geological turn」，於深刻體認人類「必定」住居在地質環境中的事實，進而警醒於「非人」並不限於「生命」或有機體而已（參見Raffles 2002；Pálsson and Swanson 2016）。「非人」當中的礦物以及微量元素不容易被覺察，卻對人類的生命與生活起著相當大的影響與作用。H部落的植物們將它所處的地殼、地理的材料（特別是周邊特殊工業在土壤、水質以及空氣的種種遺留）含納進入自身，然後憑藉吸附進來的物質，隨著它的屬性與特質，與之交涉或相互作用或共存，被它影響或讓它轉化、移動或將它分解、排除，從而活出自身的條件。¹⁸若從植物「綠色分析室」這端過渡到植物所遭遇之礦物、化學物質，也將會看到地理、地質成分不僅僅是非物質事物（譬如人為作因）指導下的惰性物質，而是「（礦物、化學物質等無機物）有它活躍的靈魂、思想」（Bennett 2010：10-11），要與之互動也必須就它的屬性、特徵以及形式、條件進行。

一路進到H部落的綠化環境，簡約地說，即是植物們與它所在脈絡互動之結果的活性力的充分表露。植物活力訊息的傳播，主要是生物體透過其分布的型態以及嶄露出不同層次的綠色與漸層來進行自我陳述，真正來講，是不需特別通過人類的代言。反而人們「氛圍式的看」的當下，植物以色彩表徵其活力並撞擊人們的感覺與知覺。色彩也是來自於一種物質的材料，野菜園裡的綠，旁邊雜草以及些許樹木色調不一的綠，都向人們發出其話語聲響。不過植物的綠色「講話」同時營造其話語之氛圍，比較是一種直達感官視覺的訊息／頻率的震動型態，因而這些「綠」也是一種情動之化身，向著人的感知起著滲透的力道（是一種直接的情動力與感覺的聚合），並藉此傳達其話語內容。

位於城市邊緣的H部落原本日益凋零的社群組織與生活機能，透過野菜的復育與栽種，將荒廢貧脊之地轉化為綠意盎然「小而美的部落」。菜園的

18 畢竟，生命體、有機物與在其周圍的他者建立關係，也對他者做出反應，自己（在建立關係或做出反應時）也被改造了。由此，我們並沒有什麼藉口不將社會理論擴展到岩石和河流……（Tsing 2014：28）。

花園化讓這處沒有漢人住居的原住民部落，以共工共耕的傳統機制來創造它的新亮點。循著植物這項生命體偏移，體察它在活力部落此次評鑑會議中的能動、主動性及其產生的影響，很顯然H部落活力計畫的亮點是綠色的。而評鑑會議的事後印象與記憶，主要是由日光、植物、綠色、雷雨以及涼風摻雜的混合體得來的記憶回溯，這些物的遭逢產生的力道卻影響著一位評鑑委員當下的諸多感知與感受，以及隨之而來的判斷，最後給出的評價。

期末訪視行程最後的綜合座談（含問題澄清，請參見圖3）由三位外部委員輪番提問或給予建議，再請計畫營造員或參與計畫的族人就其負責的工作項目加以說明、補充。委員的問題和建議以及部落這方的回應，隨後由個別委員在評鑑表格將審查意見整理成文字，填上分項評分之後，交回分區部落營造中心留存並做成紀錄，以利後續查核及計畫成效評比。計畫承辦單位制訂的評鑑表格、表單上面列出的項目、規格以及配分比，是將綜合討論的意見與交流，條理、文件化，讓某些形式指標能夠呈現出來。

綜觀委員的意見表述及問題澄清，多半引發自營造員深入參與而來，且以聚焦的陳述和視聽媒介輔助的報告展演，並針對計畫營造核心的植栽、水源、光照、環境綠化以及產品行銷，給予建議或請求部落族人進一步說明。綜合討論時段的口頭提問及意見交流，較之於形諸文字的審查意見更具張力及實質性，處處有著溝通、協商以及共識形成的動態痕跡。在這互動交流當中，評鑑委員的話語及表述，是需要來回於他的現場所見、所聞與所感，而給出他的認知、判斷及評價。這也意味著委員有所本的意見與回饋，是植基、參照並不斷來回在H部落活力計畫中的關鍵物件—植栽，以及它所在的實際環境，也就是議場之外的非人「其他」，以及這些「其他」能動、主動敘說出來的情境與狀態。

五、地方擔綱的非常基調：舊社歷史現場的再造

在一次往台東縣達仁鄉P村的訪視活動中，到達開會場地的訪視訪員一行人，在還沒來得及好好環顧四周的瞬間，就被看似早已等在那裡的兩輛小

貨卡給接駁上車。兩輛敞篷貨車隨即往山的那邊緩緩駛去，委員們將被帶往的地點是T部落¹⁹活力計畫實施項目中的「歷史現場再造的katjuwaqauwan舊社」。²⁰Katjuwaqauwan舊社為P村排灣族人的第十一次遷徙地，距離目前聚落位置有九公里路程。兩輛小貨車一前一後在產業道路的小徑上顛簸前進，行經幾處陡峭路段配備四輪傳動的小貨車總能在部落族人膽大心細的熟練駕駛中突破難關、奮力掙脫險路，順利將大家送達目的地。



圖4 出入口祭壇

林文玲拍攝

到達再造歷史現場的katjuwaqauwan舊社遺址前，接駁小貨車停了下來，讓所有前來的人在一處石板堆砌而成的祭壇前停下。這裡是部落祭壇pakau，祭壇上立有一面長形石板作為石碑，上面直向的中文字與橫向的排灣語拼音

19 T部落位在台東縣達仁鄉，是東排灣族maljaljaves家族第十二遷居地。tjuwaqau部落排灣語的tju指在什麼地方，aqau指竹子（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促進會 2015c）。

20 以永續T部落風華為活力計畫名稱。

並陳。石碑正中央一行直立中文：「出入口祭壇」。T部落活力計畫營造員與族人以米酒、香菸祭拜祖靈，並向祖靈告知今天到來的目的，並請求祖先庇佑此行順利平安。祭拜之後營造員偕同族人回頭向大家說：「通過這個出入口就進到我們的傳統領域」。

通過出入口，在熟習地形、環境的獵人長輩帶領以及解說、提醒下，我們穿梭在樹林之間，蜿蜒向上，來到一處高點。對我們多數人而言眼前除了樹林也還是樹林。然而，走在前面的當地族人所望見的彷彿不僅止有樹林，（他們）似乎還遇見、感知著「其他」許多可見以及不可見的諸多存在。譬如在地族人他們會說這棵樹、那個山頭，或此處這個轉彎的地方，在來自外地的我們看來明明蔓草叢生、頹圯多時，卻不時從族人口中或地形要塞飄揚、纏繞出典故、傳說或事件、禁忌，而且這些典故、傳說或事件、及禁忌，儼然從我們的腳步行動之間冉冉升起，栩栩如生地來到大家的眼前。

領路在前的獵人長輩毫不猶豫地穿梭行進，堅定的腳步移動，透露著獵人經常性的路徑往返，同時也讓隨行在後的我們覺得長輩手上應該是有張生動而立體的虛擬地圖供他參考。由於每走幾步路，這張隱形地圖似乎就會跳出新的形勢，連鎖牽動（大家的）腳下速度、節奏或順暢度，並因應攀爬、坡度或腳踏位置而有所變化。不斷變換著的環境、形勢或地景也轉換著場域，帶出許多存在的樣態以及故事（新）景觀（storyscape）。其中來自獵人長輩最實際的提醒不外乎：「不要往那邊踏，（因為）很可能會踩空」。其理由是幾經草木厚厚埋藏的「那邊」其實是室內葬的地方。若不慎踩下去可能會跌落至幾公尺深的地方，這將會打擾安息此處的先人，對先人們的不敬。行走在這個地方，隱隱之中有規範須遵行，這些規範在我們一行人跨過出入口的那一刻發生效用，大家自動自發因應與這個地方的「協議」而適當地行為舉止。

獵人長輩停在一處略有坡度的狹窄空地，讓大家圍著他，好讓他為大家解說為何祖先家屋都蓋在斜坡上，而家屋下方就是陡峭的斜坡及峭壁。長輩說這樣蓋家屋主要用來防禦，是利用地形、地勢構造成為易守難攻的聚落環境。在另一處面積較大的平坦地，從殘存周邊的石牆，可以推斷這裡是一處家屋所在。長輩說這是第十一遷徙地katjuwaqauwan舊社遺址maljajaves頭目

家。這處家屋即是T部落活力計畫將要去照亮的光點，²¹也是部落族人希望將它風華再起的現場。

計畫營造員為我們說明此舊社頭目家屋重建，是要去落實他們向原民會申請的當年度計畫三大項目中的「營造民族生活環境」。²²營造民族生活環境需將祖先住居生活的空間依據地形、地勢加以整理，並仔細辨識當時的社會與生活機能場域。位於舊社民族生活空間的重要位址的頭目家屋，將以傳統工法回復其內外部環境，並整理周邊祭壇、遺址及巷道。針對家屋的空間配置，計畫營造員特別指出祭壇所在以及家屋右側一處空間。這處空間是收容部落裡孤苦無依的族人，住居於此的族人是由頭目提供照養。營造員最後歸結說，經由對祖先生活空間、場域的辨識、整理與指認，能夠去強化我們（後代子孫）的文化主體認同以及對族群存續的的使命感。

為釐清katjuwaqauwan舊社遺址maljajaves頭目家屋的歷史、事件及故事，該計畫透過後代族人啟動部落誌調查並不時向老人家請教，逐步勾勒其完整面貌。部落誌調查的用意在於「企圖找回祖先的記憶、探尋祖先走過的路、試著體驗祖先的生活文化，並予以記錄與傳承，俾作為本部落活力部落發展的基礎資料」（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7）。部落族人以走到舊社所在，一種具身體現（embodiment）而遇見、親近與認識祖先生活的地方；而族人將自己浸淫在這個地方／所在的具地體現（emplacement）的當下，地理空間轉而成為與自我強大聯繫的地方／所在。這正是地方在個人（曾經在此生活的人以及他的後代族裔）身上進行了它的工作，²³並成就一種憑藉地方而來的與土地、與不同樣態的他者密切互動和對話而來的非人（中心的）地理自我（more-than-human geographical self）（Larsen and Johnson

21 所謂部落觀光，是要觀部落的「光」，找出部落的特色與亮點。本部落自103年執行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開始，冀望透過田野調查逐步瞭解部落的「光」點（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7）。

22 Katjuwaqauwan舊社遺址的再造是T部落結穗型計畫提出申請的三個項目中的「營造民族生活環境」，另兩項為「建置及培育部落自治組織」以及「復振部落傳統文化」（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8）。

23 地方工作placework不是一種信念而是一種方法論。是一種開啟探究地方能動性以及超越以人為中心的地理自我之方法進路（Larsen and Johnson 2016：150）。

2016 : 151) 。

此處，再造的歷史現場成為T部落傳統領域裡的重要「地方」／所在。這地方／所在以許多不同方式召喚著人們進到這裡來。透顯地方能動性 (the agency of place) 的這些召喚聲響，召喚著相遇、對話，並召喚著共享此地方地景的人與非人關係之連結或重新連繫。在這個意義上地方是「空間敘事相遇或形成配置的軌跡，它們具有各自的時間性」 (Massey 2005 : 139) 。如同本計畫營造員向我們講述的，他隸屬的maljajaves家族於日治時期被迫從原來山上的住居地搬遷下去。過去住在山區的時候，部落各自擁有自己的傳統領域，部落之間彼此互不侵犯。反而在集體移往山下，由於主政者將幾個部落遷居在一起而組成了村落之後，「家族之間的互動因為都有mamazangiljan (頭目)，加上日本殖民統治者〔在傳統領袖機制之外〕另扶持了部落頭目」。²⁴於是集體移住 (部落變成村落) 以及 (誰才是) 部落領袖等因素，使得當前村落範圍／形式的族人間之整合顯得困難重重。

Katjuwaquawan舊社之地方生產 (the production of place) 就在透過走路而進到不同的時間層，以及藉由導覽解說之中介而觸碰到不同時空的「來來往往」當中形成。舊社作為地方所展開的工作，一方面將諸多時間性 (temporaries) 埋藏其中，再一方面提供並促進走動、移動其間的人、事、物或想法駐進裡面，並讓它們通過不同時空場域及情境狀態而活化並積極參與地方／所在的生產。地方生產因此可被視為一種具像、形象化之 (構圖) 過程，也是一種意義形塑的過程 (參考Harrison, Pile and Thrift 2004 : 39-40) 。而諸多時間性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katjuwaquawan舊社之地方工作的接引、承轉之中，將彼此交織在一起並互為索引。

「〔地方讓〕各種各樣的事物 (可以在世界上) 匯聚在一起，並且在這種相遇和建立起至少短暫平衡的過程中，它們可以創造性地產生新的組織，這些組織要大於它們各個部分的總和」 (同上引 : 40) 。這些創生而來的新組織於承載不同時空的人、事、物、想法、回憶與敘說，以及各種實質或象

24 計畫營造員為評鑑委員進行導覽時所做的介紹。

徵權力。在這些人、事、物、想法、回憶、敘說以及權力浮現並產生交會的同時，katjuwaqauwan舊社歷史再造現場在此轉身成為各種力量充斥的地方，也是某種中介力場之所在。²⁵

在此中介力場當中，因各種作用力的交接而讓身處其中、與之互動的人們於感知、認知的框架有了移置和鬆動的裂隙，因而有了新的意義之生發以及關係的延展或再連結的可能。而這些「可能」的出現，還在於透過外在於它的網絡通過組裝而形成：會議之匯集的動態表現，也就是會議的組織作為（Yarrow 2017：108）。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會議的組織作為將「實地訪視：舊社頭目家屋」納進議程，並調動其出場順序，讓katjuwaqauwan舊社歷史再造現場這個地方／所在，首先進行了它的發言。Katjuwaqauwan舊社／地方的發言所展現的能動性，促動著進到其中之參與者的具身體現與具地體現。具備如此之促動能力讓katjuwaqauwan舊社／地方的發言深具特色而有說服力。

Brown等人（Brown et al. 2017；Brown et al., eds. 2017）曾指出，會議經常用來作為重要的行政、監督以及協作行動的管道。上述訪視流程清楚表達了部落活力期末會議所具有的監督、考核、管控以及規格化、秩序化的幾項需要檢核的重要形式指標（參見表1）。而評鑑委員的這些查核動作，需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內有效率地執行完成。部落活力計畫的評鑑委員是經由承辦單位而進入此項由政府、民間組織以及在地協會一起組合而成的系統當中。這個系統的運作是與政府單位以及透過計畫所欲達成的政治、社會與經濟治理互相關聯在一起。這些治理透過會議形式的現代性時間管理及規劃，清楚地限縮、聚焦於制定的訪視表格上所列舉之訪視項目以及分項配分，具體責成為訪視委員的工作內容與任務。

然而，評鑑委員一行人來到歷史現場，走到「地方」及其通道，進入的是多重時間（multiple temporalities）以及地方指引的內涵，在此Laura Bear

25 在法律或物理學的語言中，mediation中介是指通過「中間的媒介者或機件」而造成變化，它的作為與效應是一個力場，在力的作用中，產生了重新定向。而在人文社會領域或一般性的使用中，許多具有「中介」性質的地點，可能都具有「力場」的作用，在力的作用中，產生重新定向（參考McEwen 2006：88）。

(2016) 的「時間景觀」(timescapes) 將有助於展開對地方所啟動之多重時間性的分析與討論。Bear的「時間景觀」讓我們得以延伸去檢視資本主義現代性居主導的時間地圖(the dominant time maps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一種線性, 同質並集中於短期積累) 是如何與「其他時間慣例」產生互動或進行連結(參考Bear 2016: 489)。相對於線性、短暫、緊湊而間隔嚴明的訪視活動時間,²⁶走進地方讓時空解了壓縮, 而被解壓縮的時空呈現為此時此地與異時異地相互交疊的狀態。解壓縮的時空讓會議之形式邊界有了不規則的現象, 溶解並破壞了會議的流程、壓縮的時間及其蘊含之規約。²⁷就在「限縮的會議時間」被突圍的狀態, 從中蔓生的某種緩解以及自由度, 讓參與其中的外部委員有機會逃脫被要求的「任務」(所框限的思維與判斷), 而按照自己的感受節奏及意願去再組織、再結構、再制定眼前之現實及其隱含的秩序。

部落活力計畫的期末評鑑會議本來是用來檢視國家治理機構所投注的經費, 於地方部落所推動的軟硬體建設, 對部落族人、在地組職運作以及政策意涵和夾帶的治理思維有否落實的校準及考核。然而, 會議明確訂定的目標卻因「走進地方」而有了偏移。被納入會議組成環節的「地方」(katjuwaqauwan舊社歷史現場), 因其能動性以及展開的地方工作, 其組織作為創生新的組織、結構以及多重時空之延展以及意義之重新連結。這些因地方而來, 由地方而起的組織新作為, 干擾著現代會議在形式、運作以及希冀達成的目標。尤其, 走進地方的體驗式時間, 不斷去抗拮的即是現代工商社會腳步加速社會下的「會議」在時間的規劃、時間的壓縮及其所植入的內涵與約定。²⁸然而, 因地方而起的各種時間性則有如地下根莖, 蔓生、跨越至不同地層並穿過會議制定的各項「藩籬」/規範與範圍, 有了一種反會議的

26 Hartmut Rosa (2005: 6) 認為, 現代社會時間結構的轉變, 不僅重新構建了我們彼此之間以及與我們自己的關係, 而且還影響了我們如何與我們所居住的物質和自然世界如何聯繫起來。換言之, 特定社會的時間結構既具有認知性又具有規範性及約束力, 並深入到決定個人習慣的人格結構中。

27 Rosa (2010: 67-97) 提議現代性可被理解為一種加速的過程。

28 誠如Rosa所言, 當代加速社會的時間體制架構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2005: 6)。

行徑與效果產生。

總結而言，花蓮H部落的都市野菜園花園化，是復振傳統共工共耕文化的具體成果。野菜園區連接的綠帶，則源於植物的能動性，以及日光、雨水、溫溼度與天候動向，一種物的匯聚以及形成的氛圍。這一氛圍影響、牽動著參與者的感知、認知並影響了思維之運作。Katjuwaqauwan舊社所在，凸顯的則是地方於「物的議會」所擔綱的非常基調。這項基調直搗現代會議的時間結構、鑲嵌的內在視野，以及對某種秩序的要求，從而抗拮了國家藉由經費補助及計畫推動所夾帶的權力施行以及對部落的控管與治理。

六、動態的會議現場

(一) 開放式空間，拘束不了的搖搖飯

自katjuwaqauwan舊社實地查訪地點再度回到議事現場：瑪拉拉佛史排灣文化藝術發展協會廣場。此協會廣場即是maljaljaves頭目家屋前庭。呈長方形的前庭、場地相當寬敞，有及腰的干欄式圍欄以及雨遮篷架，人們進出自由，屬半開放式空間。會場中央供委員開會用的桌椅已妥當擺置，會場邊緣則已經來了不少族人，或坐或站或走動，彼此講著話，抽著菸或嚼食檳榔、喝著飲料，靠近烹煮食物的角落則有幾位婦女聚集一起。隨著期末評鑑委員一行人入座就緒，會場瞬間安靜下來，東區承辦單位人員介紹出席本次會議的縣府代表、評鑑委員；計畫營造員則一點名會場周圍的族人，並發給委員印製精美的彩色紙本簡報內容，隨後就著評鑑項目編排而成的PowerPoint依序開始報告。

本會場因屬半開放式空間，會場除了PowerPoint傳送的視覺主導之各類訊息之外，場內不時傳來的蟲鳴鳥叫，偶有機車駛過的聲響，以及微風輕拂夾帶的各種氣味，充分體現了此空間所具有的多重感官現象（Joy and Sherry 2003）。在這些由不同感官進行接收的訊息當中，有一項嗅覺感官的訊息持續飄散且越來越濃烈。原來這味道是某種混和著米、飯及蔬菜的新鮮食物香味。這氣味絲毫不客氣地自會場邊緣烹煮食物的小角落，將它的氣味源源不絕地散佈開來，進而瀰漫、穿透了整個會場，成為強勢而具主導的訊息。這

米飯混和著蔬菜的香氣是來自最具排灣族風味，被族人暱稱為「搖搖飯」的 pinuljacengan（比努拉稱安）。²⁹

從異質組裝的角度來看，本會場／空間的多重感官現象是由一系列諸如聲音、視覺、氣味等之「複雜的能動性和行動／參與者所組成」（Warnaby and Medway 2013：348），而且這些組合之物、物質或能動性分別來自先前不同尺度的組裝體，卻在此刻納入這項組裝當中。在瑪拉拉佛史排灣文化藝術發展協會廣場的評鑑會議中，原先活動之進行明顯是由視覺體制所引領，包括正襟危坐的與會人員，專心看著投影在布幕上的剪報文字、圖表以及活動與成果照片。透過這些視覺材料，部落營造工作者的用意，無非向委員們呈現他們推動此計畫所投注的心力以及豐碩成果之有力「證據」。然而，這些活動影像提供的傾向於證據與表象，至於如何穿過表象而對計畫實施有更深入的瞭解，這也是很重要，³⁰譬如如何就評鑑項目中的「居民參與」（35%的配分）進行更為貼近的認識與評估？³¹

藉由視覺材料的照片、圖表及文字紀錄等，評鑑委員在觀看與閱讀資料當下，的確可以窺見族人去到山上如何協力整理舊家屋、維護步道、及與山林互動的情形。照片影像中的人物若剛好在場也會被cue出來，讓大家向他致意。此外，從照片記錄的場景，也能夠知道當天開會所使用的場地其實就是一個多用途的空間。這空間當天是協會廣場，化身為活力計畫評鑑的會場；他日則是工作與勞動的場地，參與活力計畫的在地族人在此製作洛神花蜜，整理農作器物等；在另外的時刻這裡則是部落族人集會地點，譬如用來開部落會議，以及籌備排灣族民族議會之開會場地。

29 「搖搖飯」也稱「山地飯」，傳統煮食方式是架設三顆石頭放上大鍋子，然後用柴火燒，須不斷地攪拌大鍋子裡的小米、紅藜或大米加上水，以及採來的當季野菜，一直熬煮到成黏稠狀。由於需要不斷攪拌所以稱為搖搖飯。

30 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其核心概念為，希冀部落從互助共生的傳統文化中推動原住民族文化與部落發展。以部落集體的力量來因應部落族人所面臨之處境，逐步降低各部落對政府或外在資源的依賴。透過活力計畫進而去建全部落的組織，並結合各式資源，讓族人都能在部落裡找到自我定位。而將部落發展工作真正落實於日常實踐與經驗中，以創造部落永續發展的機會（參考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2015a）。

31 「居民參與」的細項有：3-1定期召開相關會議以及凝聚組織或部落共識；3-2組成經營管理組織、有自主性組織或班隊；3-3居民有配合意願、自發性協同推動；3-4與其他團體結合情形。亦請參考「期末訪視項目與配分」一欄表。

上述不同人事物與活動、事件等都是利用協會廣場／頭目家屋前庭同一空間／場地來進行。此一空間與功能及其意涵之多元與變化，來自於一系列複雜之能動性和行動、參與者之間的聚合／解聚（Deleuze and Guattari 1984：286-288），這也意味著此一空間的不受約束，是變動、開放的系統（Thrift 2008）。正因為空間的此種動態開放特性，讓搖搖飯的香氣源源不絕、無遠弗屆，進而襯托此項排灣族人匯聚一起、共食分享的日常食物，其菜飯混和撲鼻香味的主動態勢是一種不守規矩的力量（Canniford et al. 2017：234）。氣味的不受約制以及空間的開放與變化，加上它們之間的交接與匯集，讓「這個」會議空間的別種意涵及其他場景有機會露臉。

對於空間的討論若依循異質組裝的方法進路，將更能掌握它所具有的開放性與動態表現。空間組合體及其拼裝特質，說明了空間是嵌套於其他網絡當中，並且於文化系統的宏觀層面，以及日常互動的微觀層面上都是與其他網絡相連結的（Askegaard and Linnet 2011）。因此，研究者可以同時去關注空間所坐落的更大網絡，以及深入其鑲嵌著更為局部的組合體及其紋理脈絡（同上引：389）。此種連接到更大與更小網絡組裝的探索方式，既凸顯了空間如何變化、以及為何發生變化，也能夠去指認那些表徵空間變化的一些特定節奏（Chatzidakis et al. 2012）。



圖5 不斷攪拌中的搖搖飯

圖片來源請見Kevin 2018

回到開會現場，當搖搖飯的氣味越來越明顯，會議空間及其氛圍頓時在視覺主導的認知與行為範式，和氣味引領人們去感知以及領略的事物之間有了游移、交疊或競爭的現象。氣味的力量或其能動性讓其能夠去指出、標明並構造空間的體現經驗（參考Canniford et al. 2017：241）。搖搖飯的香氣具備這樣的能力，帶著與會的外地委員來到排灣族社會空間的重要場景處。這些場景包括部落族人集會，一起勞動或公共事務的商討之後，一起享用搖搖飯。搖搖飯是族人之間連結、維繫以及情感交流有形、無形的能量補給品。一同分享搖搖飯看似平常卻寓意深遠，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社會連結與文化時刻，其表徵與傳遞的即是排灣族人共食、分享與倫常價值的文化底蘊。

此外，T部落活力計畫期末會議將評鑑委員的座位一字排開，放置在地中央，委員座位的前方為報告用的投影布幕以及計畫營造員報告的位置。座位的設置說明這場會議在形式上，是評鑑委員對營造員進行提問以及給予建言。然而有趣的是，每位委員發表意見的時候，總會不時轉身向後方「旁聽席」上的族人說話。委員以專家身分對在地計畫實施狀況發表看法，而真正推動計畫的參與族人其實更能掌握計畫落實的程度以及獲致的成效為何。從這個角度回看，會場周圍的族人表面上看似隨機的旁觀者，不過這些保持靜默的外圍聽眾卻對專家的發言與建議起著「監督」的相當效果。所以，事實上旁聽席的族人是本次會議無法忽視的出席人員。如果說族人於會場現身是某種「會中會」的參與，那麼搖搖飯氣味指示並引領人們到達的則是「會外會」的某些關鍵場景。

當評鑑會議來到尾聲，場地邊緣的身影漸漸動了起來，有人起身踱步，有人彼此交談，有人找上個別委員繼續剛剛會中討論的話題，最終大家都移步去取用搖搖飯。在這之前，搖搖飯氣味早一步就已侵入評鑑會議的現場，並在人們難以察覺的情形下，對這個空間進行重新編碼（encoded）（同上引：243-244），於是在會後的共食與分享當中，在地意涵的匯聚無縫接地地悄悄展開。本來充斥著各類來自行政部門與計畫承接單位治理思維的會議空間／協會廣場，轉而化身為在地族人集會以及溝通交流的社會空間／場域，亦即頭目家屋之所在。

換言之，搖搖飯氣味好比既是線索也是指涉物：它的氣味使得頭目家屋

（社會空間）和族人集會（文化連結）的意涵變得可感知以及可理解。而這些可以觸摸到的社會文化肌理，相信能夠弭補視覺主義主導下去身體化的會議進行模式，增添口頭報告扁平化證據的立體感，甚且讓會議既定模式（習以為常以至於有些麻木）的形式化認知有了接觸的入口與向度，而變得更為活現起來。

（二）舞動身體簽載族群的名字

評鑑委員搭乘的車子在台東市區穿梭前行，左轉右彎地進到有些複雜的住宅區巷弄，而後駛入一條很有田間小徑味道的水泥路上。小路一邊多房舍，另一邊則較為田地。在有些蜿蜒的這條小街道還不到盡頭處，九人座廂型車就在一處普通民宅前一處狹小空地停下來。原來這裡就是當天的訪視地點：M部落臨時聚會所。M部落是一個都市型的部落，位於臺東市區，是一個人口超過三千人的大部落，不過卻沒有一處固定的實體，可以用來傳承傳統文化的聚會所。同樣是都市原住民聚落，地處城市邊緣的花蓮H部落沒有同步捲入都市化的快速變遷；M部落則因都市版圖的急遽擴張，族群混居在一起，散居其中的族人無論從房舍外觀或居住型態皆難以辨識是否為原住民家戶。如同所言，「在這裡看不到一般原住民部落會有的部落意象及傳統建築」（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 2015d），反而看到許多部落文化流失的痕跡（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8）。

M部落隨著時間以及社會與生活型態的轉變，原鄉聚落的可辨識度日益模糊，加上年輕人口持續外移，文化承傳出現斷層。族人透過部落活力計畫的推展，鎖定部落僅存的傳統歌謠文化作為營造之亮點，希望將這項無形文化遺產加以發揚光大。傳統歌謠文化承載、存活在老人家身上，M部落族人啟動田野調查工作，採集傳統歌謠，訪談老人家的生命史，詢問關於部落歷史以及傳統文化知識，並逐一探訪部落各氏族名。³²M部落活力計畫透過田野工作啟動社會關係與連帶，讓部落族人一起被牽動，進而積極地加入部落營造的行列（整理自《原住民族委員會107年度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手

32 整理自M部落活力計畫營造員的口頭報告。

冊》)。田野調查收集到的資料譬如生活、勞動、休閒、祭典或儀式都設法融入傳統歌謠的展演活動，有時配合老照片或動態影像，讓觀眾能夠更好地體驗歌謠的意指、內涵與情境。

回到訪視的現場。我們一行人走進這處民宅，通過玄關沿著房屋外部往裡面走，接近房屋盡頭有一處搭建著遮陽鐵皮屋頂的戶外空間，即是我們開會的地方。這處空間顯然是多功能場地，靠牆壁某一角落放置有工具、鐵器、農具等器物；另一邊則有文件檔案夾、吊掛著某次活動的布條以及老照片等。平日這裡應是工作空間，今日則充當部落聚會所，讓評鑑會議有地方可以召開。這處空間雖然顯得狹隘卻別有洞天。或許因為屋外開放空間，又與有著多種綠色植物的後院連成一氣，讓侷促的空間有了通透與延伸感。

然而，實體空間內卻佈滿各式各樣開會必須物件：靠牆一側有投影用的布幕，緊鄰布幕相隔約一個手臂長的位置，則安排了給委員們用的桌子和椅子。這些簡易的桌椅體積雖小卻有一半在屋簷內，一半露在陽光底下。陽光底下距離會議桌椅不到五個步伐之處，還有十來位穿戴傳統服飾的老年人安坐在那裡。老人後邊就是樹木以及栽種植物的地方。重點是，穿著如此正式的老人是來旁聽部落執行活力計畫的成果報告？

會議開始沒多久我以為是來旁聽的盛裝老人們卻紛紛起身，將他們原本坐著的塑膠椅子挪開、疊放整齊，然後整隊，隨即其中一位長者起頭吟唱起歌謠，一整隊的老人陸陸續續舞動起身體，並以歌聲與之應和或彼此對答。³³老人家的舞動的身軀向前向後或左右移位，在某處劇烈的橋段她們身形向前逼近委員所在桌椅，這時委員趕緊起身，順手將桌椅往內推開，讓老人們的吟唱展演能夠順暢進行，步伐、節奏以及動作能夠全然使出，不致有阻礙。老人家的吟唱與舞動的身形穿插在會議不同段落間，吟唱之內容有迎接賓客、海邊捕撈、田裡勞動、日據時代故事，以及最後向我們道謝（其實是送我們離開）的歌謠。老人家真切、投入而有活力地舞動著身體，在他們前進、後退、左右移動的當下，時時跨越「舞台」無形之界線，欺近正式會場

33 評鑑當天非假日，訪視的時間也不在晚上，因此本來就不多的年輕團員，因為工作的關係也都無法出席會議。

的範圍，頓時模糊、解消會議空間以及展演空間之間的分別及其涵義。如此擺盪、時時有所偏移的空間界線及場域感，對身在此間的幾方人馬均產生了影響。

歌謠展演原本是M部落活力計畫接受評鑑的首要項目，吟唱團成員的身形動態將被審視觀看而評估其成效。透過本次評鑑會議需要給予評估的「成效」至少包含兩個向度，一是傳統歌謠的復振；另一是對族人的培力效果。³⁴然而，變化中的空間開啟的連動效應，使得「成效」有其擴張版圖的動能。就在吟唱團老人們身形全然展開並釋放其張力的當下，評鑑活動的主客體角色及定位被打亂而發生轉置。本為審視者的評鑑委員頓時成為舞動之力量及意義的接收方。進一步來說，轉置得以發生，在於展演者（吟唱團的老人家）透過身體舞動鋪展、伸張了感性共享的可能與場域，並渲染、滲透著觀看者（評鑑委員）的知覺、感覺之運行，因而有了觀看者被影響（affected）、被撼動的能量釋放效應。³⁵本次評鑑會議的一位同行委員即深受感動，久久不能自己。

如此觸動觀眾的展演並非偶然。評鑑會後我翻開M部落活力計畫資料，赫然發現族人設想的「表演方式」深刻埋藏了對觀眾的邀約與召喚。

室外表演，以共同體驗及欣賞為主，將表演距離與觀眾拉近，以不影響表演進行為優先，觀眾可以在這樣近距離的方式欣賞與體驗到深度文化的表現，獲得尊重原住民文化的意念，也能同時與表演者互動，以舞蹈的方式帶動觀眾，讓表演不只是觀賞也能是共同參與的方式呈現，使體驗者有更為深刻的印象。（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8）

34 請參考「期末訪視項目與配分」一欄表中的「2-2 計畫對部落營造人才培力成果」。

35 此種反轉關係之發展其核心是因動覺同理（kinesthetic empathy），也因身體中的「互為主體」的運作模式而來（Koch and Fischman 2011：58）。

近距離，空間動力，讓本來作為觀眾的我們（我與上述那位委員）不再只是在旁邊觀看，而是被吸納進入歌舞生發的另一時空場域，浸淫其中，獲得深刻體驗。

當代不少物質主義論者都將人與非人視為具有「情動／影響以及受情動／影響的能力」（Deleuze and Guattari 1988：127-128）。而Gilles Deleuze承續了Baruch Spinoza對於情動與關係性的思辨理路，指出「關係性」的動態表現，必然將突破個體間的「隔絕」，引出譬如吟唱團員與評鑑委員身體之間「affect」的相互關係（參考Shouse 2005；Slaby 2019：61-62）。藉由「關係性」說法可以用做理解評鑑委員受到「情動」的狀態，甚至於評鑑委員「情動」的身體感受歷程。這份感受及歷程在委員身上以我個人以及上述那位委員為例，是有著情感與力量，用「培力」一詞給予註解，頗為恰當。

與評鑑委員起著相互關係之另一方，吟唱團老人家的身心狀態為何？Tim Ingold講述他在一次學術聚會場合被要求用舞蹈方式，（用整個身體而不是用說話聲音）來介紹自己的名字。Ingold（2011：12）歸納了他在地板上移動、彎曲身體，竭盡所能去表達自己的名字；結果令他訝異的是，這些地板上的身體動作，與他手握著筆去簽名時的節奏和形狀完全一樣。Ingold「以舞動身軀介紹自己名字」獲致的經驗反思，導引出他對（運）動（movement）與自我之間聯繫的闡釋：「作為生命有機體，我們動（我們不僅作為生命有機體而[運]動。）我們即是我們的（運）動；……我們對自身的了解與我們對（運）動的感覺，也就是與動覺（kinaesthesia）密不可分」（同上引：10）。以此延伸，老人家舞動的身軀不單只是跳唱歌謠的動作表達，而且也是一項深度連結身體經驗、身體體驗與感覺、以及與生命經歷及事件產生聯繫的動態表述。這項表述內外連通，是一種關於族群情感結構的抒發及表達。老人家以舞動的身軀真切地簽署族群的名字，其筆觸充滿力道有它獨特形狀，極為觸動人心。

承接上述，當代會議的形式明確並講求效率。會議中的文件與表格有其物質性之意涵，支撐、引領會議的進行，框架及脈絡化會議討論的議題與方式（Brown et al. 2017），並從而導出某種系統性與組織化的知識生產。然而，在部落活力計畫形式底定的評鑑會議中，M部落吟唱團老人家身上所蓄

積的具時空肌理和經驗歷程的知識及意義，在她們舞動身軀、吟唱歌謠的當下開展了感性共享的場域，傳遞著因互動、共同在場及參與而來的具身體現和具地體現的知識。舞動的身體所形成的共享場域也是一種中介力場，在其間（某種裂隙）有形、無形的疆界被穿梭，主客、委員及受評鑑者的既定格局被轉置，知識的屬性及其生產之樣態也有了不同以及新的向度。

七、結語

本文以物的匯聚以及物的議會兩個相互關聯的面向，描繪並探討會議中的物、物質性及其作用。花蓮H部落的「菜園花園化」必將帶入植物、植栽、綠帶以及它們努力活出來的環境。活現出來的植物反過頭對它的環境與所在進行著色與定調，並從中營造了環境的氛圍。評鑑委員氛圍式的看，讓他瞥見、注意到環境的周遭：某種氛圍。這些氛圍反過頭來影響了評鑑委員的感知、思維、判斷以及給予的評價。「菜園花園化」的環境與氛圍實則來自於植物、顏色、土壤、雨水、空氣、溫濕度，也就是各種物的聚合與解聚之動態過程及其暫時性結果。物的聚合及異質組裝在katjuwaqauwan舊社這個地方尤其明顯。住居於katjuwaqauwan舊社／地方的諸多不同時間性的人、事、物，在地方工作以及人們「歷史現場」走一遭的當下，通過不同形式的媒介積極現身並活躍地進行自我表述。這樣的眾聲喧嘩讓層層套疊的時空頓時解了壓縮，也讓原本主宰會議及參與者感知的線性、短暫以及短期積累的現代性時間政體有了裂隙。在這樣一種裂隙當中，地方讓「物的議會」熱烈展開，其中所注入的多重時間性這項非常基調，甚且直搗、對反現代會議的時間結構，鑲嵌的內在視野，治理思維以及對某種秩序的要求。

走到歷史現場體驗了地方／所在的豐富內涵及多重時間性，移動、走動則促使空間有了動態表現以及意涵之轉變。M部落吟唱團老人家舞動的身體，將世界的生產和其中「社會」和「自然」各種各樣的力量，從物理相互作用，到生物過程，到社會遭遇，再到思想，慾望，情感和記憶，統統聯繫起來（參考Braidotti 2000：159；DeLanda 2006：5）。身體的移動、溝通、

位移產生了空間及其意涵的轉換，而身體舞動其動覺表徵了自我覺知與轉化，也通過與他者互為溝通、理解的場域裡，將身體舞動而來的力量傳遞至他者這方。而不受規範的搖搖飯氣味，則逕自穿越無形的會議邊界，在人們不知不覺之中對議事現場空間進行重新編碼。重新被編碼而組裝的空間，搖身成為部落族人集會的空間／屬性，一種與日常生活場域有所疊層，卻在不完全密合的一些空隙當中，提供機會讓評鑑委員能夠去看見、去體認當地族人集會和組織的方式，以及聚集一起時的共做、共食、共享與共榮的情境與狀態。搖搖飯在此不僅是有家的味道的一道美食，也是一項引領人們的物件與媒介，使得人們能夠去趨近、領略在地部落既日常卻又深具社會文化意涵的重要場景。

部落日常、生活環境以及計畫營造場域，是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發生的背景以及進行的地點。這些地點有為了會議的進行所規劃的空間配置、場地布置以及物件陳列，也有本來就在此處的物件、物質遺跡或活動的刻痕。地點中各種物和物質的聚合／解聚，通過異質組裝發出作用力，讓它們從原本作為背景、也是被評鑑的對象，轉身成為具主動能动性（譬如舊社的地方工作以及它發出的召喚）的物的匯聚，進而對周遭以及因為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而進到此處的人事物產生影響或被影響（某種「物的議會」的展開）。部落日常、生活環境以及計畫營造場域，存在著許多當代一般會議在形式與內容上無法安排或控管的事與物。因此，移駕到此的評鑑會議縱使準備了自己的議程以及希望達成的校準、監督及考核的各項治理動作，卻因會議地點自身的生成、流動（flow）與脈絡，以及在其中的物、物質以及它們的匯聚而受到干擾或遭到破口。透過物的匯聚以及物的議會，可以觀察到受訪視、被督導部落的在地性以及它的實質性，相當程度能夠去拮抗藉由計畫與會議而來的國家權力之施行以及對原住民部落、社群的治理與教化。

「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冀望透過公部門的構想、規畫及方案之推動，強化部落組織及連結這項根柢，從而調整部落體質，促進部落自主以及集體的共做、共食、共享及共榮的互助行動，進而活化部落生機。在此意義下，部落活力計畫堪稱是一項介入當代原住民族部落的社會性基礎設施。此項基礎設施所戮力落實的「活力的部落」以及「人才之培力」（請參見「期

末訪視項目與配分」一欄表的第2與第3項)兩目標，也是期末評鑑會議查核的兩個重要項目。然而，作為基底、背景的「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及其實施與運作，有著基礎設施隱形、隱藏的特徵。這項隱身運作的機制在「活力的部落」以及「人才之培力」的落實情況以及成效之評估，很主要藉由移駕至部落進行實地訪視的方式，讓評鑑委員身處充斥著日常生活痕跡的多重感官之空間場域，身歷其境、深入體察。進到此空間場域的委員並與生活在部落中、鑲嵌著時間深度的人、事、物及地方相互遭逢。而人、事、物彼此遭逢，碰撞出來的接觸界，有機會讓參與其中、共同在場的人們「看見」部落活力源出、所在的真切情狀，以及計畫施行(包括期末評鑑會議、活動)培力人們的實際效果。

本文的研究取徑首先以逆看方式，將作為基礎設施的「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這項「背景」(ground)，轉換成為分析的焦點(Bowker et al. 2010)。繼而從人為中心的視角偏移，試著從物、物質及其匯聚與能動性的向度，進行描述並展開分析。如此之研究進路，探觸「看似理所當然、宛如背景，但實際上支撐、串接、構築起吾人生活紋理、軌跡和節奏的那些物質性、社會性與象徵性的設施、裝置、關係及符號的複合體」(王志弘 2019 : 42)，並加以呈現。此項對於部落所在及其生活場域的不同時間性，及多重感官及多向度(multiplicities)交織的觀察與描寫，符應了「基礎設施轉向」(Harvey et al. 2016 : 3)在知識層次上對民族誌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上的拓展，並藉此釐清執行活力計畫的部落支持其族群特定生活方式的條件與網絡。如此之澄清與梳理有助於將部落關鍵性的社會文化基礎設施指認出來，進而啟動其復甦或重建的可能。此外，讓部落地方生發的「物的議會」透過民族誌的探研及書寫而現身，並追索物的動態以及它的各式發言，也讓人們可以在新型態的政治框架內與物產生一種更為對稱的關係(symmetric)，這亦是在知識實踐的層次上開啟了「新的責任場域」(new sites of responsibility, Rodgers and O'Neill 2012 : 401 ; 引自呂欣怡 2019 : 93)。

參考書目

王志弘 Wang, Chih-Hung

- 2019 臺灣都市與區域發展之文化策略批判研究回顧, 1990s-2010s taiwan doushi yu quyu fazhan zhi wenhua celue pipan yanjiu huigu, 1990s-2010s [A Review of Critical Research on Cultural Strategies for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1990s-2010s]。文化研究學刊 wenhua yanjiu xuekan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9: 13-62。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Executive Yuan

- 2017 106年度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手冊 106 niandu buluo huoli jihua qimo pingjian shouce [Indigenous Peoples Commission 106 Annual Tribal Vitality Project Final Evaluation Manual]。
- 2018 107年度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手冊 107 niandu buluo huoli jihua qimo pingjian shouce [Indigenous Peoples Commission 107 Annual Tribal Vitality Project Final Evaluation Manual]。

呂欣怡 Lu, Hsin-Yi

- 2019 邁向共生的都市 maixiang gongsheng de doushi [Towards a City of Coexistence]。文化研究學刊 wenhua yanjiu xuekan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9: 92-99。

李宜澤 Lee, Yi-Tze

- 2012 漂浮的技術地景：台灣生質能源計畫的技術選擇與規模的三重邊界 piaofu de jishu dijing: taiwan shengzhi nengyuan jihua de jishu xuan ze yu guimo de sanzong bianjie [A Floating Technoscape: The Threefold Boundaries of Biofuel Projects in Taiwan]。科技、醫療與社會 keji、yiliao yu shehui i [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5: 187-252。

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 Association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Development, ATIPD

- 2015a 原住民族委員會104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 yuanzhuminzu wei yuanhui 104 niandu yuanzhuminzu buluo huoli jihua [Indigenous Peoples Committee's 104-year Indigenous Vital Tribe Program]。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apc.atipd.tw/archives/153>, 2015年2月6日 [February 6, 2015]。2019年2月9日 [Accessed February 9, 2019]。
- 2015b 東區部落營造中心 dongqu buluo yingzao zhongxin [Eastern Tribal Creation Center]。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apc>.

- atipd.tw/east-center。2019年10月7日 [Accessed October 7, 2019]。
- 2015c 大狗部落部落概述 dagou buluo buluo gaishu [Dagou Tribe Overview]。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tjuaqau.apc.atipd.tw/introduction>。2019年12月8日 [Accessed December 8, 2019]。
- 2015d 馬當部落 madang bu luo [Madang Tribe]。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matang.apc.atipd.tw/introduction/>。2019年12月27日 [Accessed December 27, 2019]。
- 2016 【公告】106年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開放申請（至11月4日截止）【gonggao】106 nian yuanzhuminzu buluo huoli jihua kaifang shenqing (zhi 11 yue 4 ri jiezhi) [Announcement: The 106th Indigenous Vital Tribe Program is open for applications (until November 4)]。台灣原住民部落活力發展資訊網 taiwan yuanzhumin buluo huoli fazhan zixunwang [Taiwan Indigenous Vital Trib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Network]。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apc.atipd.tw/archives/5900>, 2016年10月7日 [October 7, 2016]。2020年6月3日 [Accessed June 3, 2020]。

林文玲 Lin, Wen-Ling

- 2017 人類學基礎設施研究：前言 renleixue jichu sheshi yanjiu: qianyan [Anthropology of Infrastructure: Foreword]。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renlei xuekan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5(2): 1-6。

張文良 Chang Wen-Liang

- 2017 部落介紹：華東 buluo jieshao: huadong [Tribe profile: hua dong]。花蓮市公所原住民族網 hualian shigongsuo yuanzhuminzu wang [Hualien City Office Indigenous Peoples Network]。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ww.hualien.gov.tw/circulatedview.php?menu=2924&typeid=2924&circulated_id=6057, 2017年10月24日 [October 24, 2017]。2019年8月4日 [Accessed August 4, 2019]。

楊弘任 Yang, Hung-Jen

- 2017 「養水種電」的行動者網絡分析：地方政府、光電廠商與在地農漁民「yangshui zhongdian」de hangdongzhe wangluo fenxi: difang zhengfu、guangdian changshang yu zaidi nongyumin [An Actor-Network Analysis of the “Building Solar Farms over Fish Ponds” Scheme: Local Government, Solar PV Firms, and Local Farmers]。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renlei xuekan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5(2): 45-96。

Kevin

- 2018 【365日】卜拉米農坊：大鍋飯炊出的部族滋味。／No.193 【365ri】

bolami nongfang: daguofan chuichu de buzu ziwei/No.193 [[365 days] Brahmi Farm: The taste of the tribe from a large pot of rice. / No.193]。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ww.zztaitung.com/14957/1070713>。2019年12月15日 [Accessed December 15, 2019]。

Anscombe, Elizabeth

1957 *Intention*. Oxford: Blackwell.

Askegaard, Søren and Jeppe Trolle Linnet

2011 Towards an Epistemology of Consumer Culture Theory: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ntext of Context. *Marketing Theory* 11(4): 381-404.

Bear, Laura

2016 Time as Techniqu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5: 487-502.

Bennett, Jane

2010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Bowker, Geoffrey C., Karen Baker, Florence Millerand, and David Ribes

2010 Towar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Studies: Ways of Knowing in a Networked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Internet Research*. Jeremy Hunsinger et al. eds. Pp. 97-117. Heidelberg, Deutschland: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 V.

Braidotti, Rosi

2000 Teratologies. *In Deleuze and Feminist Theory*. Ian Buchanan and Claire Colebrook, ed. Pp. 156-172.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Transpositions: On Nomadic Ethics*.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Brown, Hannah, Adam Reed and Thomas Yarrow

2017 Introduction: Towards an Ethnography of Meeti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10-26.

Brown, Hannah, Adam Reed and Thomas Yarrow, eds.

2017 *Meetings: Ethnographies of Organizational Process, Bureaucracy and Assembly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Special Issue Book Series)*. UK: Wiley-Blackwell.

Canniford, Robin, Kathleen Riach, and Tim Hill

2017 Nosenography: How Smell Constitutes Meaning, Identity and Temporal Experience in Spatial Assemblages. *Marketing Theory* 18(2): 234-248.

Chatzidakis, Andreas, Pauline Maclaran and Alan Bradshaw

2012 Heterotopian Space and the Utopics of Ethical and Green Consumption. *Marketing Theory* 28(3-4): 494-515.

Cohen, Leonard

- 1992 Anthem.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7Hn357M6I&list=RDbN7Hn357M6I&start_radio=1&t=0. Accessed July 14, 2019.
- DeLanda, Manuel
2006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 London: Continuum.
-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84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thlone.
1988 *A Thousand Plateaus*. London: Athlone.
- Derrida, Jacques
1998 [1976]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Fox, Nick and Pam Alldred
2018 Social Structures,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Monist Sociology: (New) Materialist Insights. *Journal of Sociology* 54(3): 315-330.
- Harrison, Stephan, Steve Pile, and Nigel Thrift
2004 *Patterned Ground: Entanglements of Nature and Culture*. London: Reaktion Books.
- Harvey, Penny, Casper Bruun Jensen, and Atsuro Morita
2016 Introduction: Infrastructural Complications. *In Infrastructures and Social Complexity*, Penny Harvey, Casper Bruun Jensen, and Atsuro Morita, eds. Pp. 1-22. London: Routledge.
- Ingold, Tim
2011 Introduction. *In Redrawing Anthropology: Materials, Movements, Lines*. Tim Ingold, ed. Pp 1-20. UK: Ashgate.
- Joy, Annamma and John Sherry
2003 Speaking of Art as Embodied Imagination: A Multisensory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esthetic Experienc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0(2): 259-282.
- Koch, Sabine C. and Diana Fischman
2011 Embodied Enactive Dance/Movement 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Dance Therapy* 33: 57-72.
- Larkin, Brian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327-343.
- Larsen, Soren C. and Jay T. Johnson
2016 The Agency of Place: Toward a More-Than-Human Geographical Self. *GeoHumanities* 2(1): 149-166.

Latour, Bruno

- 1992 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Easing Science Studies into the Non-Modern World. *I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Science*. Ernan McMullin, ed. Pp. 272-292.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therine Porter, tra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On Interobjectivity. *Mind, Culyure, and Activity* 3(4): 228-245.
-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en, Marianne Elisabeth and Gisli Pálsson

- 2019 *Ethnography Beyond the Human: The 'Other-than-Human' in Ethnographic Work*. *Ethnos*. DOI: 10.1080/00141844.2019.1628796

Massey, Doreen

- 2005 *For Space*.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McEwen, Craig

- 2006 *Examining Mediation in Context: Toward Understanding Variations in Mediation Program*. *In* *The Blackwell Handbook of Mediation: Bridging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Margaret S. Herrman, ed. Pp. 81-98. USA and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Mulcahy, Dianne

- 2012 *Affective Assemblages: Body Matters in the Pedagogic Practices of Contemporary School Classrooms*. *Pedagog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 9-27.

Pálsson, Gisli and Heather Anne Swanson

- 2016 *Down to Earth: Geosociality and Geopolitics*.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8(2): 149-171.

Raffles, Hugh

- 2002 *Intimate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4(173): 325-335.

Ramond, Charles

- 2016 *After Humanism: Politics of Nature and Parliament of Things in Bruno Latour*. *Trans-Humanities* 9(1): 29-40.

Rodgers, Dennis, and Bruce O'Neill

- 2012 *Infrastructural Violence: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Ethnography* 13(4): 401-412.

Rosa, Hartmut

- 2005 *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Berlin, Deutschland: Suhrkamp Verlag.

- 2010 *Alienation and Acceleration: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Late-Modern Temporality*.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 Sandler, Jen and Renita Thedvall
- 2017 Introduction: Exploring the Boring: An Introduction to Meeting Ethnography. *In Meeting Ethnography: Meetings as Technologies of Contemporary Governance, Development, and Resistance*. Jen Sandler and Renita Thedvall, eds. Pp. 1-23.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Sandler, Jen and Renita Thedvall, eds.
- 2017 *Meeting Ethnography: Meetings as Technologies of Contemporary Governance, Developmen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Shouse, Eric
- 2005 Feeling, Emotion, Affect. *M/C Journal* 8(6). DOI: <https://doi.org/10.5204/mcj.2443>
- Slaby, Jan
- 2019 Relational Affect: Perspectives from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Affects? Affective Triggers in Aesthetic Form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Ernst van Alphen and Tomáš Jirsa, eds. Pp 59-81. Dutch: Brill.
- Stout, Rowland
- 2005 *Action*. Central Problems of Philosophy Series. UK: Routledge.
- Thrift, Nigel
- 2008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 London: Routledge.
- Tsing, Anna
- 2014 *More-than-Human Sociality: A Call for Critical Description*. *In Anthropology and Nature*. Kirsten Hastrup, ed. Pp. 27-42.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Warnaby, Gary and Dominic Medway
- 2013 What about the 'Place' in Place Marketing? *Marketing Theory* 13(3): 345-63.
- Yarrow, Thomas
- 2017 Where Knowledge Meets: Heritage Expertis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eople, Perspective, and Place. *In Meetings: Ethnographies of Organizational Process, Bureaucracy and Assembly*. Hannah Brown, Adam Reed and Thomas Yarrow, eds. Pp. 95-109. UK: Wiley-Blackwell.
- Youdeell, Deborah and Felicity Armstrong
- 2011 A Politics beyond Subjects: The Affective Choreographies and Smooth Spaces of Schooling.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4(3): 144-150.

林文玲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wandern@gate.sinica.edu.tw

Vital Tribe, Empowered Evaluation?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at the Site of the Indigenous Vital Tribe Program

Wen-ling Li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Under the impact of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capital flows, as well as the rapid social changes and the flourishing of individualism, the traditional tribal culture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emptied out, and the tribal collective support systems have gradually declined. In view of this, the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started the Indigenous Tribe Vitality Program in 2012, hoping to unite the strength of the tribal members through mutual assistance, co-eating, sharing, and co-production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ribal survival. The Indigenous tribal vitality program is implemented through tribal meetings to form consensus and complete its public affairs participation.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itality program of each trib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gram, the administrative part of the promotion program requires a mid-term visit and a final local evaluation meeting. Experts, scholars, and administrators make up the members of the mid-term visit and the local evaluation meeting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They are also used to screen the tribes that can be continuously funded in the next year and that can serve as models for the guid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ital tribes in the future. The mid-term visit and final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to guide and identify the foundation and structure of tribal activation and the vision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inal evaluation meetings of the Indigenous Tribes Vitality Program as the field for observation and proposes a different research approach from the existing human-centered perspective of the meeting. It observes, describes, and discusses

the "parliament of things" composed of the agentive perspectives of objects, the environment, places, bodies, and materials, as well as their revealed trajector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entities. Through the speaking and self-narration of things, researchers will be able to detect and identify all kinds of things and their dynamic generation in the evaluation meeting, as well as understand how they penetrate the evaluation meetings, affecting the form, boundaries and connotations of the meetings.

Keywords: the indigenous vital tribe program, evaluation meeting, parliament of things, more-than-human perspective, heterogeneous assembly
